

風雨中的長青樹

巫永福前社長追憶

台中社／陳政雄 PP Offset

也僅僅一個多小時的歡談，自少時即知家中雙親在台灣新聞社服務，當時擔任文化記者巫永福大前輩，後來替 PDG Free (1905~2000) 巫永昌前總監寫「永遠的第一」傳記，更清楚知道埔里巫俊老先生，一門數傑。永福 PP 1913 年出生，1935 年日本明治大學畢業。就讀中組織「台灣藝術研究社」，發刊「Formasa 福爾摩莎」文學雜誌，回台後參加台灣文藝聯盟、1941 年進入台中市的台灣新聞社擔任文化記者，戰爭結束前任職大東信託會社（華南銀行前身，台灣人第一家金融機構），戰後又任台灣信託公司、台中市政府秘書、中國化學製藥公司總經理、新光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、台灣巫氏宗親會理事長、1983~84 年台北西門扶輪社社長，長年醉心詩詞、俳句、詩歌。PP 巫永福和兄長 PDG 巫永昌，都未受戰後中國教育，雖然日文、日語比普通話（北京語）、中文流利，但兄弟的北京話都很好、漢文更是典雅，也許和天縱才氣有關吧！

巫永福大師生於日治，受到完整日本教育，在文集中為了不被日本人皇民化，做異族的奴僕，盡最大努力，發揮本土藝術、文學。1945 年國民政府遷台，旋即發生「二二八事件」，他的兄長巫永昌為禁止談論白色恐怖之醫師、律師、教師三師之一，因為永昌醫師是中部醫界代表人物。而日人猶可容漢文報紙教育 42 年到 1937 年，號稱祖國想把台灣文

學、思想、語言徹底消除，在學校不准講「方語」，在當時一百個高官 80% 都講他們家鄉「方言」呀！巫永福大師又為台灣文化和精神命脈努力在奮鬥，充份展現文化人的志節和骨氣，而這一代台灣文人又何其不幸從出生、成長到垂暮之年，都要維繫著自己族群文明和風俗血脈，和非本土的執政當局在格鬥、抗衡著。

1990 年代初某個午後，能在台北大安區安和路老人家寓所見面，滿屋子都是書，本來是為理解 1940 年代戰前報社印刷生產一些狀況造訪，但沒有太多訊息，反倒家父是寫真部負責人，不只擔任製版工作，也常出外拍攝新聞相片，有較多交集。在會見後因為是故人後輩，老人家拿一本幾年前出版的「風雨中的



長青樹」永州文集，由台中市的中央書局發行的，封面圖片是台中社林之助 Art 前社長手繪「台中公園」膠彩畫作品，由我們興台彩色所

印。在拜讀前輩文學家的作品，深深體會到他們在文學、藝術方面的底蘊和藝術修養，更見巫老的觀察力和辭彙的表達力，這本永州文集約 10 萬字，作者自謙從古中國文學西遊記、紅樓夢、金瓶梅到古文觀止日文本讀起，並且又回讀漢字文本而去學中文字創作，所以不算很精準。台灣漢族人先受荷蘭人統治、明鄭、滿清、日治到民國，只有 1661~1683 年短短不到 22 年是同樣閩南文化的政府，其他外來文化統治以國民政府做最徹底文化根除改變。巫大師有生之年全部在保護台灣意識而努力！在風雨中的長青樹有二十三篇文，談人物有 9 篇，多講志氣、節義居多，一方面老友漸次凋零，另一方面有「古意」的人越來越少。談藝術及人物誌，尤其第一篇本土藝術家、文學家有 1. 黃水土 2. 劉錦堂 3. 張秋海 4. 王白淵 5. 陳澄波 6. 郭雪湖 7. 范文龍 8. 江文也等八人，可說台灣早期藝術、文化菁英，對我在早期文化人、藝術家認知有很大幫助，而且看到老人家在藝術及人物評論文造詣。談「彩繪」，也就是中國重彩青綠山水、唐卡技法，後傳入日本，很多台灣早期藝術家多學習之，總共前後兩篇。談語文、河洛話的文章，1985 年教育部研議「語文法」規定人人須用「國語」，大師列舉中國十八行省的住民構成語言種類可說研究精闢，並舉日本文部省例子，台灣是古中原土族語言，優雅詞藻精深之處多有著墨。如果把人物、語言、藝術分得清清楚楚，對巫大師文集也是不敬，因為人與事、文明和藝術是有很大的關連而分不開的，台灣人請對方做決定的「請裁」，請對方裁示定奪，今天成了隨便「青菜」的輕忽之意，巫大師對「河洛」文化有極深厚感情和研究，交淺緣深，特別為文紀念瞻仰一代文藝人物的堅持本土意識之丰采。

